

韩寒监制——「ONE·一个」工作室出品

我在三十岁的 第一年Ⅱ

毛利
· 长篇小说

你只能年轻两次，
一次在你十几岁的时候，
一次在你三十岁



我在三十岁的 第一年 Ⅱ

毛利
·
长篇小说



FINALLY
30s II

ONE
book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在三十岁的第一年. II / 毛利著. -- 成都: 四

川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411-4935-1

I. ①我… II. ①毛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82007号

WO ZAI SAN SHI SUI DE DI YI NIAN II

我在三十岁的第一年 II

毛利 著

责任编辑 彭 炜

责任校对 汪 平

装帧设计 雾 室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7(发行部) 028-86259303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45mm×210mm 1/32

印 张 8.25 字 数 170千

版 次 2019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935-1

定 价 39.00元

目录

- 1 女人想象爱情，男人毁灭爱情 1
- 2 没完没了的高温，没完没了的工作 10
- 3 生活不过一场假装，别太当真 17
- 4 成年女人，哪有什么做小孩的资格？ 23
- 5 竹篮打水，什么都是一场空 28
- 6 男人最讨厌的三个问题 39
- 7 过度的希望，自然而然产生极度的失望 50
- 8 我不是拜金，我只是习惯了金钱带来的快乐 61
- 9 三十岁女人的致命一击 69
- 10 我想你的最佳表达 74

- 11 海水那么苦，为什么人人都爱大海？ 84
- 12 世界上哪有白占的便宜？ 94
- 13 高级公寓的留宿滋味 102
- 14 你把消息告诉风，就别怪风泄露给树听 112
- 15 男人像房子，凶宅也有人抢着要 117
- 16 没有一夜暴富的人生，还真是空虚 125
- 17 成年人的勇敢都藏在酒精里面吗？ 136
- 18 如何掩盖混得不好这件事？ 143
- 19 老男人是不会有改变的 149
- 20 三十岁的女人，连形婚的资格都没有 156

- 21 俊朗得跟星星一样的男人 161
- 22 你永远不会得到幸福，因为你配 168
- 23 送你那天早上错过的日出 174
- 24 不往前走一步，谁知道生活这么开心 180
- 25 你单身？太巧了，我也是 186
- 26 我可能是个灾星吧 194
- 27 因为是他，死了也可以 202
- 28 正常得过分的男人 209
- 29 历史上最短暂的一次决斗 223
- 30 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 225

31 一个人的城池，任何人不能越过一步 232

32 你终于变成了我讨厌的样子 239

33 遇到爱情之后的故事 242

后记 254

女人想象爱情， 男人毁灭爱情

火车站是个很奇妙的地方。所有的火车站，都飘浮着一种令人不快的味道，夏天尤其重。各种臭味搅和在一起：人身上的汗臭味、厕所的臭味、消毒剂和廉价芳香剂的气味、便利店的五香茶叶蛋和烤肠的香味、连锁快餐店的盒饭味，这些隐秘的味道横冲直撞出来，在每一个空气分子里集合完毕，然后像一支部队，直愣愣杀人每一个人的鼻腔。

是贫穷的味道，不管坐速度多快的高铁，都不能摆脱的味道。

我忍不住琢磨了一会儿，为什么会傻到策划一个火车站约会？这其实跟情侣相约去麻辣烫一样，令人绝望。

噢，想起来了，并不能算约会，只能算一个比较凑巧的碰面。

老吴，吴奇说我回上海这天，他正好也从英国回来，要不要顺便见一面？

好啊。

我是在见到他的瞬间，才明白两个风尘仆仆的旅人，非恋爱男女，其实并没有必要搞什么千里来相会。

他站在我对面，整个人像美国电影里那类一夜之间失去爱情的中年男人，脸色苍白，满嘴络腮胡，眼眶深陷，一件深蓝泛白的圆领T恤，一条松松垮垮的牛仔裤。

我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乡村永远是摧残女性美貌的最佳地点。有个说法是，如果一个女人探索到五公里内不会出现吸引自己的男人，自然而然会在扮靓这件事上松懈下来，何况我奶奶刚过头七，我浑身上下洋溢出一股如丧考妣的气质，可谓恰如其分。

直到站在星巴克里，眼睛接收到几个匆匆赶路的年轻姑娘，才恍然大悟，我有点太糙了，不修边幅，连香水都忘了喷。有些女人会觉得这样是走休闲风，其实只有那种重金修饰过的女人，才有资格偶尔穿着球鞋来点运动风格。

普通长相普通气质，一旦胡乱一穿，看起来从上到下就像胡乱打包的一份经济实惠火车客饭，跟浪漫爱情毫无关系。

我开始觉得不自在，一大杯冰咖啡一会儿就吸完了，里面只有一堆剩下的冰块，吸起来会发出嘶啦嘶啦的响声。

老吴问：“你要不要再买一杯？”

我摆手：“一杯够了，不然晚上睡不着。”

手机上的时间显示为下午四点。

他没叫东西，整个人显得很憔悴。

我才想起来：“你是不是一晚没睡？”

老吴点点头说：“这样撑到晚上，我就不用倒时差了。”

酷。

我在来的火车上，想象了无数个老吴要跟我告白的画面。或许他什么也不说，只是跟我拉个手；或许他会问我对结婚是什么看法。信里他不是还跟我描绘诗情画意的英国乡村生活吗？我试图努力展开联想，跟这样一个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，恋爱是可以培养的吗？这种说好几点几分见面，不用手机联络，人果然如约而至的约会，其实感觉也不错？

看到老吴的一瞬间，我听到内心弹出一个声音：试试，没准不坏。

与其跟不靠谱的小男生谈恋爱，还是跟年长几岁的男人更充满希望，不浪费时光，搞不好和很多三十多岁的女人一样，确定关系后十一就结婚了。

“她给我回了封邮件。”一片嘈杂中，老吴开始了一个新话题。

她？谁？

我看着吴奇的脸，发现他并没有直视我，他只是望着眼前一个模糊的点，呆住两秒后，才把目光放在我脸上，一副劫后余生的仓皇：我前女友。

像地平线一角，敲了一记丧钟，这记钟声久久回荡着，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。

吴奇什么也没点，他的灵魂好像还在天上，没飞回来。

我挤了几个字：“就是那个自杀的前女友？”

他笑了：“是啊，我经常给她发邮件，以前她都没回。这次我

给她发了一封，说英国天气很好。她说，是吗，那你怎么不死在那边。”

“然后你很开心？”我不耐烦地又一次利用吸管发出嘶啦嘶啦的声音。

吴奇笑着点点头：“是啊，可惜我不能完成她的心愿，死在那边。”

我在心里骂，靠，一片冰心倒夜壶，我竟然抱着怀春的心，在火车站听一个男人和他前女友的爱恨情仇。想起胡容说，出去逛街最恨的事情，就是自己刚试过的衣服，被别的女人抢先买走了，这时候买不买都落了下乘，都是别人剩下的。

当时我天真地问她：“那怎么办？”胡容斜着眼睛说：“那能怎么办？接受现实，总有人比你快一步。”

我不明白为什么吴奇要在火车站跟我谈起他的前女友，本以为会有一场很平静的表白，男人找女人，不就是情情爱爱这点事吗？

结果半年前蒋南找我是因为一个年轻女人，现在吴奇找我是因为一个过期女友？

男人到底怎么了，看着我很闲吗，很像心灵导师吗？我是不是长得太好欺负了，什么情感垃圾都往我脸上倒？

我陈苏，虽然三十岁过了一半，但也是个要脸的人啊。

女人过了三十岁，是不是就该承担起倾听男人感情困扰的义务？我打赌但凡这里坐着一位二十五岁的小姐，男人绝对不敢这么胡来，因为二十五岁，还有好好的一片未来对不对？

虽然心里暴怒，可是眼前的老吴神情疲惫，我似乎做不出一走

了之这种事。嘴上说着好累，然后提箱子马上走人，算什么？普通朋友哪有发脾气的资格？

女人最坏一点，当属过度联想，随便遇到一个什么人，都会想到十年后跟他在一起是什么模样。

令人羞耻。

有一张靠窗边的桌子空出来，我示意他换个位子，换完位子后，猛然觉得有点饿，之前靠荷尔蒙支撑着的身体，没几秒钟就迅速发生塌方。

身体真伟大，找不到爱情的希望时，就会发出饥饿的求救信号。

买了个金枪鱼三明治，再点份大杯冰美。吴奇什么也没要，继续干巴巴地讲述。他跟我谈的时候，脸老是朝着另一个方向，我捏住三角形三明治的边，三口两口吞下去。他转过头来看到我，说：“看你吃，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”

我把剩下的一个推到他面前，说：“分你吃。”

他摆摆手示意不要，接着说：“我经常会在网上追踪前女友的踪迹。虽然我没有手机，可是她在各种网站还挺活跃的。你会在外卖网站之类留下点评吗？”

我摇头：“从来不会。”

吴奇说：“嗯，我也不会，可是她很热衷，我们谈恋爱那会儿，她就是学校论坛里挺出风头那种人。”

网红？

谈不上，那时候没有网红，但是她发过自己的照片，帖子盖了

好几百页的楼。

她叫什么名字？

吴奇闪了闪眼睛，没说。他的叙述一点不完整，跟蒋南那种欺骗性的流畅叙事不一样，吴奇的叙述里，有着大段大段的空白，有跟前女友毫无关系的校园时光，也有故意跳过的原因，好像里面有段干尸一样又腐又腥的东西。

总的来说，他好像在飞机上想了个遍，然后现在一片片咳出来给我。前女友其实也在上海，也在市区，离我和他都很近，开了一家瑜伽工作室，规模不大，每天中午都会叫外卖，爱吃江西炒米粉，贵州羊肉汤，口味很重，可是皮肤和身段都很好。

因为她的瑜伽工作室，经常有人会刻意点评：x老师真好看。

一个三十八岁的女人，就这样被吴奇摊放在火车站星巴克的桌子上，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展示着。周围的人来了又走，我指着一带小孩的妇人问吴奇：“如果你们没分手，小孩有这么大吗？”

他笑了：“不止，应该上小学三四年级了吧。”

我忽然明白了吴奇脸上那种空洞的表情，有的人在一场感情里劫后余生，活着也跟死了一样，因为他梦想的一切都已经付之一炬。

可你说这些给我听干吗？

我们在火车站告别，被一批人流裹挟入另一批人流。晚高峰时期的地铁满满当当，人群很快就从我眼前冲散了他。我们是毫无联系的人，只靠一个电子邮箱地址联系，他坚持给前女友发邮件，对方偶然回了一封，他就人生重置。

如果时光倒流，有多少人会选另外一条路？

幸好这是一个跟我无关的问题，我的人生从来就没有过两难的选择，也没有什么后悔不堪的决定。后悔过跟大学时的男朋友没走下去吗？不会啊，如果那时候结婚，人生多么无聊；二十五岁谈的见过家长的男朋友？更不会，那种每个月都记账的男人，结了婚就算生活体面，也是无尽痛苦吧？

还有蒋南这样零零碎碎用来打发时间填充边角料的男朋友，嗨，或许我前三十岁是白活了，连值得刻骨铭心的纪念都没有。

情感专家胡容的消息回得很快，在拥挤的地铁里，我都能想象到她那一连串的“哈哈”声，跟我想的不一样，她的回答永远独辟蹊径。

“可以啊，这人够实在的，连他房子里死过人都完完整整告诉你，我觉得有戏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，在他身上出过什么样的情感事故，他终身都有点受影响，所以你别害怕，我认为男人愿意说的事，基本就等于连连看里的消除，你别不能接受，上海房子那么贵，凶宅怎么了，能住人就好。”

“靠，你说得容易，你倒是住一套试试。”

“哈哈，你忘了我那个司徒大卫，人家前妻带两孩子，这辈子阴魂不散，我不照样好好的。”

“照你说，我们三十岁的女人，这辈子只能考虑各种‘凶宅’？”

“呵呵，曾经有一套年轻的房子放在你面前，你没有珍惜。”

数秒后，我回复：“你别忘了曾东离过婚。”

胡容发来一个无奈的表情：“或许你该找个更年轻的。其实我也搞不懂男人，女人一个劲地演示自己身家清白，男人凭什么找机会就要展示自己是个有故事的人。谁稀罕你的破故事？”

是啊，谁稀罕？越过茫茫坟场，谁还不是回家吃三菜一汤，过世俗生活起日常悲欣？

我开始觉得吴奇的特别，不是因为他不用手机，而是他跟我这样的女人，真的不一样。我没碰到过什么了不起的大过天的爱情，过了三十岁再对感情表现得歇斯底里，就显得好幼稚好天真。你得强行劝自己戒断爱情反应，要工作要生活，哪有那么多欲罢不能。

对老吴来说，光靠一段感情的回忆就可以生活。

人怎么可以这辈子只听一首情歌？

地铁快速地在黑影里前进，窗上有一个我疲惫的影子，那段回忆还是泛上来了，午夜高速公路，一个年轻男人，坐在我旁边，握着方向盘，双眼专注地盯着路面，整整五个小时，我们只拥有彼此，像漂泊大海中的一艘小船，极力驶向目的地，又隐隐全力在希望，那一刻永远不要来。

是我错过了。我没再给他发消息，也没再打过电话。想起有一次发了奖金，铆足劲决定奖励自己一笔，走进一家奢侈品店，给自己打气彻底置装，然而看着里面金碧辉煌的装潢，神情矜持的导购，还没转够一圈，就抢先逃出来。这不是我能拥有的生活。

走出地铁站时，想想我这样的女人，要矜持有什么用？

我主动发了消息，问他在哪里。

很久之后，他回我：“在北京，很忙。”

又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刚才坐车，睡着了，忽然梦到你，醒过来一看，你就发消息来了，我们是不是很有缘？”

妇女杀手，说的就是这种男人吧？

有人说，现代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休假，因为你不上班的时候，工作并不会自己爬走，它只是堆在你的桌上，越积越厚。我在返工的第一天，深刻意识到这层含义，虽然放假的时候也断断续续干着活，但真没想到，一下子会出现这么多专等我速度完工的项目。

哪像电视剧里，女主角 80% 的时间谈恋爱，剩下 20% 假装工作，实则和霸道总裁老板眉来眼去，产生各种摩擦。

不久前还想换工作呢，以为到了职业倦怠期，没想到短暂离去后，回来上班还真是小别胜新婚，情深似海，我愿意一辈子为本司效忠。

职业女性分两种，一种刚开始工作就迫不及待在办公室里觅偶，好像工作不过是结婚的一个通道；一种觉得跟自己坐同一间办公室的男人，怎么说呢，喜欢一只狗也不会喜欢男同事、男上司，怎